

卷三十七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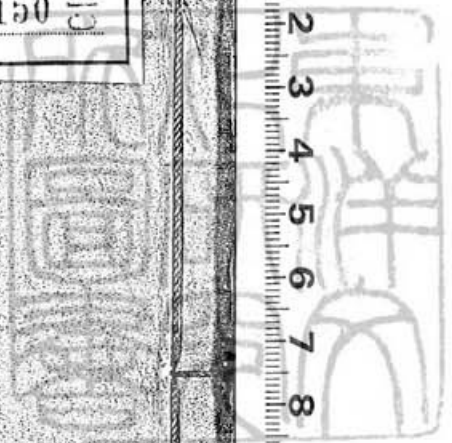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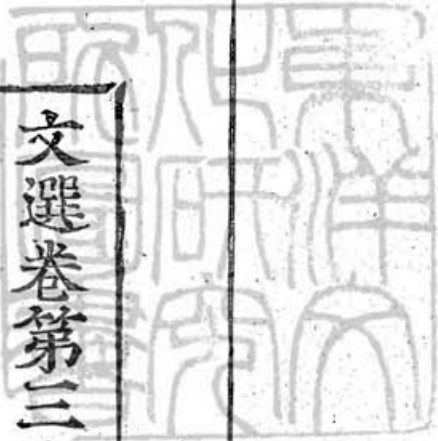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郡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

後為曹操秦誅之下獄奔市善同翰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

舉禹治之而定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

安國曰俾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曰旁非一方也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

之人善曰尚書曰旁求天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啟熙

載群士嚮臻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

召能事者故其衆士嚮應而至者也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畢

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嚮臻應而至也

孫卿子曰下之和陛下睿善本作聖纂承基緒良曰陛下

上譬響之應聲也亦聖也纂繼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善曰陛下遭

遇厄運勞謙日仄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

求賢也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惟岳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遑暇食惟岳善本

作維嶽 **降神異人間** 善本作出 銖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

異人謂禰衡也 善曰毛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力角反向日處士不從官者

絕貌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善曰孟子曰得天 **初**

涉藝文外堂觀與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與深

善曰論語曰子曰由也外堂矣未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整 善本作 **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良曰稟性

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 善曰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

以衡准之誠不足怪 翰曰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

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 **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銖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

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善曰國語楚藍尹壘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

一生若賞謝承後漢書曰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抗舉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

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

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

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

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鷹鳥累百

日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鷹鳥累百 **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

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知一鶚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

傳上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全
滿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日

也至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縛有餘善曰全滿貌七略

曰解紛釋結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秋官詭奇也單

于匈奴號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

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向曰勁

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

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

關下說文曰組綦
弱冠慷慨前世
善本作

小者為冠纓也
美之近日路粹
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

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

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

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
如得龍躍
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天衢振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前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

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析鬻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尚書曰賓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

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

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

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言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

室猶古言王宮尚書曰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貪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

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飛兔驪鳥鬚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濟曰飛兔驪馬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馬古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良

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書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劾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

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必善本無無可觀采臣

等受面欺之罪翰曰欺詐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一首

諸葛孔明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邪人也時先王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

漢中臨發上疏也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善本作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謂備也創

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然侍衛之臣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

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

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

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外也臧否善惡也善曰若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善本作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

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董允等善曰楚

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

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為督愚善本有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

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上卒和美疆弱

得其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本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翰曰類懷也桓靈漢二帝用

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

史參軍請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
用故屬之真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
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
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向曰布衣

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向曰卑鄙

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顧顧躬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

已由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

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畧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

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家劉備

以建安十三年敗遺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

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具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善本作瀘深入

不毛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光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

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

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

不生五穀曰不毛句 今南方已定甲兵善本作兵字已足當帥

將善本作獎帥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庶

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

謂馬遲鈍者也毛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

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至於斟酌損善本作規字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善本無之字

咎似鞅善本作章其慟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

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鞅其慢使衆知之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

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善本作課字以

咨諏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

帝之意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

所雅言南都賦曰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

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立

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曰言內孝

則事公外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

國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

譽典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

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

謬舉虛覆謂之尸祿詩之素飧所由作也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

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此詩刺素飧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

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飧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朴名曰素飧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

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

公且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且於少昊

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外平之隆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銑曰外平

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史曰明王

用孝外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作位竊二字

東蕃爵在上列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野城王在國東蕃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

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蕃身被輕爰口厭百味向曰輕爰謂衣服鮮

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善曰孝經接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

且煖崔駟七依曰雍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

所致也故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退念

古之受爵祿者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善本作

濟國也善曰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

俯愧善本從女朱紱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

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綬蒼頡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曰方今魏朝

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

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

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善曰爾雅曰統舍

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

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

奄而周德著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

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善

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

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

史記曰成王東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

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善曰

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贊漢書注曰統惣覽也

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灋

泉簡賢善本作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

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瓜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善曰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上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曰江漢之衛王命邵虎又曰析父予王之瓜牙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鈎也射鈎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同良注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

善本有也字翰

日吹弁光武臣也俟待也弁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弁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

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善同翰注故車右

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也日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

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

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

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向日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善曰尸子曰禹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

善本作纓纓占字

王羈致北闕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此闕稱臣於漢善

日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此二臣者善本無

主而懼

善本作懼字世俗哉志

善本無志字或鬱結欲逞其

善本無其字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良日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懼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為韓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善曰漢書文也夫善本夫上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弃軀身善曰趙今臣居外非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曰有以二方未尅為

念銑曰寢卧違暇也二方吳蜀未尅言未靜也善曰戰

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

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

雖死我有聞前事也善曰左氏傳朝曰太子壽早天

卬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

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致效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

詔謂許行之詔也效呈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

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

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善本作

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

必乘危蹈善本作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本作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

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各挂

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

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尅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建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僕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如微才弗善本作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善曰論語曰召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六反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特傳休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衄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袂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袂褻報怨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投袂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

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善曰七發曰凌赤岸箕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

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伏見所以行師善本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銚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志欲自效於明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

徇善本作國家之難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殉字

命以徇國家之急也善曰司馬遷書身雖屠裂而功銘著

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歎

息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刻斬而功勳銘於大鐘也

誦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善曰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

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景

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

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殺虜秦三將以歸後還

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

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

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陞境君其圖之桓公

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

趙以濟其難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

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

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

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

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

人畢力疾鬪遂大尅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

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善曰此秦而

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奔世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

彰薨蓋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填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向曰朝露喻曰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

日漢書不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

夫先大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李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齊曰昔騏驥駕
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善曰國策楚客謂
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
仰而長鳴今僕屈危日久君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良曰
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
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
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
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太廢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
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
悲號之義
未聞也
是以效之齊秦善本作
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
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
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善曰齊楚言
遠也孫卿子曰夫騏驥一日而千里也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大馬之功自
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善曰楚辭曰長呼
吸以於悒悒王逸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
日於悒悒貌夫
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抃擊節者識棊之道
而識道也知樂之音明已識立家之要行也
善曰說文
日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又曰企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
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待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
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舉毛遂借十九人平原
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中不史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雖之臣乎夫自

術玄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魏巍盛貌術路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甚容

皆曰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

津無因自致死不真賢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

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銚曰分形同氣謂與

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

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與以塵霧善本作之微補益露字

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

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

生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本作為朝必知字

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妙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

輕西廢其言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願

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銚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善曰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

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

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為大惟堯則之法也善曰論語大也夫天德善本有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

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及周善本作文王亦崇厥化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宴妻嫡妻

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

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是以雍雍穆

穆風人誄之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

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懿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善曰左氏傳鬻辰曰周公用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

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周之宗盟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異姓為後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

雜備也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如淳曰絜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

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末有遺

此道而行仁義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伏惟陛下咨帝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善本

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也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
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外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群臣百
寮番休遞上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

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和**
下郎史計作四五番休**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怒已治人推惠施恩**

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用怒已
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土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

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蔡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求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

昔如路人也闕亦隔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望**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

曰魏皇極紫闈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然天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闈也**實爲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比實天子爲之善曰毛詩國風文**退惟**善本作諸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善曰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爾孟子曰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

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濟曰膏脂也沐其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誅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錐刀之及觀陛下之所授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按謂簡

度商量也言已之材若得辭遠游戴武弁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解朱組佩青絞向

組絞皆絞也言解諸侯朱絞佩將軍青絞也善曰駙馬朱組絞已見上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絞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也善曰漢

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

也插筆謂侍中職善曰論語子曰當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敢往者得執鞭

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出從華蓋入侍輦良曰華蓋輦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善曰劉歆遂

輦輦之中承荅聖問拾遺左右良曰荅謂應答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誅棠棣匪他之誠翰

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極之伊異人兄弟匪他

衰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

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

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推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士言所

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未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

者不可為樂累歎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切妙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以臣心況徒虛語爾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不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菜

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止夏而天降霜今我懇

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善曰徒虛語爾善同濟注

有之迴光然善本作終字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

是向日之誠心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卿之者誠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

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

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

者姓辛葵丘濮上也稱曰今之否隕友于同憂而臣獨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銑曰否隕不備也獨唱謂先陳表也善曰廣雅曰否隕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代字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

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奔予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設安將樂汝轉奔予

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善本有也也輸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必事君者字也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日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

書曰悽悽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買勃蕪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善曰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同良注

與陛下儻發天聰

臣祜言臣昨善本作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翰曰台司儀同三公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

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

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疆進恩寵不

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

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善

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本

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

榮濟曰猥頤也越然越過之貞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

來書懇切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

訓誨發中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作敝善本

廬豈可得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

顛闔守陋間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用之辭曰

有先人之弊廬在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

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蓋聞古人申於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見知鏡曰古人申於知已屈於不知已善曰晏子春秋

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臣雖輕小善本作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

能者止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

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

位以待賢也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

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善本有版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屠鈞之間良曰板築傳

於字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

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叢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

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

伯善本有而善本有朝善本有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

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

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足以爲愧

已殃身矣此失豈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

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

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

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亮明也善曰晉諸公讚曰

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濟曰言戈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貞節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先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

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宜伯遠

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

簡大也尚書下皆伏善本事華髮以禮始終翰曰服事謂衣

髮白髮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

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間立印曰土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

瑜君已見上文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今道路未清善本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

此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

荆列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

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冠至虞度之

事有關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善曰論謂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

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善同翰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鏡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鏡曰背死也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善曰莊子田開之曰

鏡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善曰莊子田開之曰

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本撫養鏡曰愍痛也撫矜

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善本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若至于成立鏡曰零丁危弱兒成立謂二十成人也善曰季陵贈蘇武詩

日遠颺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向曰衰也善曰字書外無暮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曰祚福也

善功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善瑩瑩子立本
日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瑩瑩子立本
作瑩瑩形影相弔齊曰瑩單也弔問也善曰曹植而劉

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
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

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良曰聖朝

遠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猥頓也微
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善曰朱

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
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父門以
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
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
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

身盟遂自刻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善本無劉病日薦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音貝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

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

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即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

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日俘
蜀為晉滅故云此善曰鄭玄禮記注日矜謂自尊大也

賈逵國語注日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伐國取人日俘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披擢謂郎上洗馬也優

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

何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洎羅而自隕人命危淺朝不慮

夕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臣無祖

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良曰餘年殘年也善曰鸚鵡賦曰匪

餘年之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

勤也廢遠謂廢足惜也廢遠謂廢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

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鏡曰

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達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

亦知也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向曰庶

卒終也冀祖毋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善曰臣生當

隕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

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

為顯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善曰隕首已見上文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

犬馬心謝平原內史表一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

斷曰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賈叔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

政故稱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翰曰舍太守下丞賈持也板

敬懼兒吳人出自敵國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

亡世無先臣宜力之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宜用

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

立園不仕之人也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宜力四方汝為

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

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

向曰萃聚也言技於羣聚之中

入朝九載歷官有

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

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者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

服冕乘

軒仰齒貴游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與公子

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

振景技迹

顧邀同列

濟曰言振其光景技迹越眾迴顧自省遠

山岳義足灰沒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

岳言君之義我身如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

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

命曠盪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

而黃為故齊

王固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

之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固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固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囚

園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銑曰

幽隱執繫也園園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大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善曰司馬遷書曰

深幽園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表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

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向曰

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熙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

武字陰蒙避迴崎善本作嶇濟曰陰蒙避迴詠發妹道淵

也自列謂自分雪也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迴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善曰王隱晉

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而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朝翻然更以為罪菽爾之生尚不足良曰翻反菽爾小

產曰諺云菽爾之國杜預曰菽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

可悲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畏逼天

威即罪惟謹良曰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

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卜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

舌不敢上訴所天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

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若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

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

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

忱善本作慨而不能不恨恨善本作恨者唯此而已銑曰

謂赤心誠實也忱慨失志也恨恨善本作恨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

收電使不隕越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

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

對宰孔曰小白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尸懷金抱紫退

就散輩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

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善曰黃子曰

色有五情踟局天躋亦地若無所容良曰震悼驚也踟曲

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善曰中

謝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

記曰魏公子自責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

及朽瘁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

雨之溼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荀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

罪書為凡民也善曰左傳曰斐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

辱大命顯授符虎向曰猥類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

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

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

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
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
拜為冀州刺史刺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節善曰
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
避之謂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良
之亡命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
善曰范擘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
而不施謂之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
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當時之法據官
者便之任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不得束身
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
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
轂屏營迴惶也善曰天衢輦轂已見
上文國語申肯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一首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
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碑在冀州此表

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琨作此表無所
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
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

善本有
軍字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

匹磾頓首死罪上尚

善本無
尚字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本作
人字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司牧黎元

向日蒸衆樹立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
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

善曰左傳邾

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以致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肯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弘大式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弘大式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二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

良曰三五謂三皇王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宜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宜皇帝尚書武

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汝也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三葉謂宜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

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宜景文四聖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善曰左傳自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元康已善本來禍難善本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

元康惠帝年號未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善曰晉書曰惠帝

即位改元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濟曰

喻君也失御入之道天子崩曰登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善曰

王儼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望帝崩於平陽宸極崩帝位蒼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玉登遐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

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良曰賴蒙也先右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

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

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任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

服膺聰哲玉質幼敏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善曰欽明已見上文

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冢宰攝其綱百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蕪之望銑曰冢宰官位掌邦

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蕪息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

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僕我后右來

其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

安也善曰左傳鄭伯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日天其誨禍于許也

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左傳富辰

日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隔在漠北犬羊為華尚書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日肆子敢求爾天邑商

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請長安還

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劬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善曰千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

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神器流離再辱荒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流離再辱荒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流離再辱荒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流離再辱荒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逆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

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苟在食土

之毛含血善本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草

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善曰左傳

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畧曰含氣之

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況臣等荷寵

三世位厠鼎司濟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

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承

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

門震違善本精爽飛越良曰違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

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且悲且惋五情無主翰曰悲謂主

日奉承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之亡惋謂主

賊之亂善曰五情已見上文兼興善本作哀朔垂上下

泣血銑曰朔垂謂并州善曰謝承後漢書胡臣琨臣匹

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

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善

日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

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

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言歷

數未改晉當復歸善曰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或多難

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

耿不寐如有殷憂啟聖見下注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

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齊公子無知作亂殺襄

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後雍廩殺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相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善同良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善本有主諸侯之盟善本無之盟二字良曰晉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諸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股憂

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善曰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

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

絲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

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

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外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曰十世外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應命世善本作之期紹千載之運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

之數也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賢人君子所想思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善本作喪九服崩離向曰謂江左

讖文應之預喪墜失也崩離壞散也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言子曰

邦分崩天下蹢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

犬戎蔑以過之濟曰豈然憂傷也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

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遇於晉也蔑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

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陛下撫寧江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

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

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善曰韋孟諷諫詩

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

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

明威以懾善本作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翰曰抗舉懾服

也大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

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

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則遐方企踵翰曰繼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繼厚之化通

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善曰

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百揆時序於上四門

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見言度

日納于百揆百揆有叙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向曰

四門穆穆已見上文

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

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纘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澆五刑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宣

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濟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

同濟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勲功格至也

注善曰尚書曰昔咸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蒼生顯然

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莫不欣戴濟曰顯然仰德貞戴何戴也善曰尹文子曰

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

敬史記張良曰百姓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向曰元帝宣

莫不願為臣妾乎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億兆攸歸曾無與

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二 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若矯魯國化

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

而誰良曰祿福也祀祭祀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皆望於帝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吟詠其美道聖德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

避州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

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喜賓戲曰用納乎

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皆與天地信合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祭已交一角之

上下之情允治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

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

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冠帶之倫要荒之

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善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

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字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

天子號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願陛下存舜

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尊號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

先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入土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讓也

善曰書曰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溥字天傾

首之望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

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則所謂生繁華於枯

美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美者揚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

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善曰易曰枯楊生梯玉弼曰梯者揚之秀梯與美通左傳遠子焉曰

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肅何曰幸甚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

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空

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善曰日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昔恃隘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二都杜預曰浹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辰十二日也

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

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善本作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

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雅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雅欲候我國家瑕隙而

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與覲

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

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

文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谷求集曰國家久無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

繫嗣天下無所繫心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

姓何謝翰曰逡巡猶退讓也謝范擘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

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

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卻乞呂

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驚也圍孺子名

闔合輯和也善曰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前事之不忘後世善本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木龜可卜

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

前代之懿事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

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宵旰不假臣等

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善曰散皇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

觀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善曰是以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

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

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上臣琨

謹遣善本有左長史右司馬善本有温嶠善曰王隱晉書

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善本有主簿臣薛善本作閻

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善本有訓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閻訓字祖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

劭字茂北平輕車將軍事善本無關內侯臣郭穆善曰



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 終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善本有元規字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